

# 如东文史稿选

第一期(总第3期)·内部资料

政协如东县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编

1988年4月19日

## 新四军“老虎团”反“清乡”战斗

张云龙

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这支拥有三千多人民子弟兵的英雄部队，因为作战英勇，被苏中人民称之为“老虎团”。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傍晚，他们在蒙蒙夜幕中悄悄地离开了车桥战场后驻扎近三个月的营地——淮安县邵家庄，向东南二百华里外的敌伪“清乡区”挺进。这次行动，是执行粟裕司令员的命令，配合四分区军民开展反据点斗争。

六月下旬，正是夏至季节，道路两边的青纱帐有一人高，天气很热。从隐蔽行动的角度考虑，通常部队运动都采用夜行晓宿的办法，既能避开敌人的侦察，对保持战士们的体力也有益处。

全团出发后，一连三个夜晚的急行军，七团经东台、海安，尔后无声无息地穿过了日寇和伪军设在李堡至角斜一带的封锁线，六月二十三日日出前，便到达了如皋县的海河滩。几天的急行军，使战士们非常疲劳。虽然每天都是走夜路，却感觉不出凉爽。夜晚，土地把白天吸收的热量和着地下的潮气一齐反倒出来，而这时的风，又被青纱帐这

道天然“围墙”挡住，使人更觉潮湿闷热。人们常说，艰苦的环境能锻炼人的意志。的确如此，那时我们部队中，很少会有人把恶劣的气候列为困难加以考虑的，只要听到枪声、发现敌人，或者一提起打鬼子、拔据点，战士们就个个浑身是劲。

部队在海河滩吃过早饭，休息片刻后继续东进，预定天色大亮之前，赶到太平庄宿营。临出发前，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同志带了四、五个人先行一步赶往前卫三营。他走后，我即带领部队离开了海河滩。

天色渐渐亮了，部队在乡间小路上向东疾走，路边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仿佛把我们置于绿色的沟谷之中，视野极不开阔。大约走了半小时，突然前面魏家庄方向传来了稀疏的枪声。“叭！”“叭！”的声音并不激烈，却使人感到紧迫。因为枪声意味着发现敌人挡住去路，而且听声音离我们又相当近。

意外的情况出现了，走在大部队之前的侦察员很快就带来了准确的情报：南面有不少鬼子和伪军正在追我一支地方部队，现已进至耙齿凌。听到这个情报，我心头一震，耙齿凌和我们正是一个方向、一个位置。还没容我考虑对策，身边的一个战士突然叫道：“副团长，前面就是鬼子！”我骑在马背上，目光沿着道路向前搜索，只见离我们不到一华里的前方，有几座茅草棚，棚后正埋伏着一、二百鬼子和伪军。好险！差一点中了敌计。敌人已近在咫尺，眼前的情况可说是狭路相逢，更确切点说是冤家路窄。敌我之间相距仅一华里，除了一条一米来宽的土路，沿着土路还有一道交通壕外，其它地域全部在青纱帐的掩盖之中。那时，村与村之间大都有交通壕，是在反扫荡中地方武装为掩护群众转移、便于对敌作战，赶着挖出来的。此时，前卫三营已经过去，二营虽是本队，离我们团直机关还有一段路，后卫

一营更在二营之后。情况紧迫刻不容缓，调整部署时间已不允许，避开敌人更是不可能的，只有打！我立刻命令团直机关人员就地展开，占领有利地形，并将机枪连的六挺重机枪全部摆在前沿，一声令下同时开火，顿时阵地上的枪声象爆豆般响了起来。别看兵力不多，机关勤杂人员加上一个机枪连，总共不到二百人，火力却是非常猛烈的。机枪连除了六挺重机枪，还有七个从鬼子手中缴获的掷弹筒，打起来象小炮一样，很有杀伤力。

先发制人，先敌开火，加上火力猛烈，把对面的敌人打懵了，使他们一时没有反应。由于距离很近，鬼子指挥官叽哩哇啦的叫喊声都依稀可闻。趁着敌人忙于调整部署的机会，我派员迅速通知一营从右翼迂回包围敌人。这时，团教导队闻风赶到，这支百余人的队伍都是全团的战斗骨干，由教导队长秦镜带领，顺路边的交通壕跑了过来。“我们怎么打？”秦镜一边喘着气一边急切地要求任务。前面的敌人虽然没有还击，却正在隐蔽着向前蠢动。敌人的行动企图是要抢占草棚，我立刻命令教导队向草棚发起冲击。秦镜手提驳壳枪，回身喊道：“跟我上！”便冲出了阵地。

由于我们的出击，敌人开火了，教导队只冲出了七、八十米，就被压制在路旁低洼地带。敌人火力很猛，不时有受伤和牺牲的同志被抬下阵地，向后面转移。对一营下达任务的人跑回报告，一营去向不明，已通知二营迅速赶到。势态的发展对我不利，正面敌人由于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暂时还不敢贸然行动，但我们的“空城计”，随时都有被敌人识破的可能。面对此危急情况，战士们并无丝毫畏惧，而是更加勇猛地射击着、坚持着。

半小时过去了，后续部队仍没有露头，眼前的敌人已经占领草棚，

并继续向前伸展。在这令人焦急的关头，突然右前方青纱帐深处传来了猛烈的我们所熟悉的枪声。原来一营在行进中突然听到枪声，营长邓若波便果断地采取行动，向敌右翼迂回。一营的行动，刚好与敌人派出包抄我侧翼的部队，在青纱帐中遭遇了。狡猾的敌人本想来个两面夹击，使我陷于绝境，而我团一营行动之迅猛，动作之准确，却大大地超出了敌人的预料。就这样，一小队鬼子和一百多伪军被一营的战士们在青纱帐里狠狠敲了一顿，狼狈地退回了原地。

敌人的行动部署被全部打乱了，从正面向我疯狂进攻的敌人，也变得惶恐不安。就在这时，从敌阵地中跑过来几名还被捆绑着的我如皋地方部队战士。经向这几个同志了解，我们才知道，地方部队拂晓时与伪二十六师的小股敌人打了一仗，刚刚接上火，伪军就佯装败阵，地方部队不知是计，紧追不舍，结果上了日寇车轮战术的当，被鬼子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大队团团围住，经过一场苦战，多数同志冲了出去，这几个同志是在混战中被俘的。地方部队的同志还告诉我们，眼前的敌人共有五百多，为首的是日寇中队长加藤，伪军全部是二十六师欧阳志诚的部队。

敌人的情况清楚了，加藤把我们当成少数地方部队，想靠他的五百多人吃掉我们。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大功”即将告成之时，眼皮底下会突然冒出新四军一师的主力团来。这一错误估计，导致了他全班人马的覆灭。

随着二营六连参加战斗，形势急转直下。在急促的冲锋号声中，营长林少克、外号叫“黑皮”的连长彭加兴和指导员袁俊，率领着六连的战士们，个个枪上刺刀，如下山猛虎般压向敌阵，我集中了阵地上所有火器全力掩护六连。此时，先导队的战士们也一跃而起直插上

去。顷刻之间把敌人冲了个七零八落。敌人就这样被打垮了，但鬼子却并不甘心投降。战士们冲到茅草棚时，里面的伪军叫喊着举手投降，六连连长彭加兴带着几名战士冲进去缴械。可万万没有料到，从伪军的身后竟窜出几个发狂的鬼子，端着机枪向外扫射，冲在前面的同志应声倒下了，彭加兴同志也受了重伤。面对阴险毒辣的敌人，战士们一个个都气红了眼，他们把成串的手榴弹扔进了草棚，轰轰的爆炸声连成一片，里面的敌人全部报销。日寇中队长加藤更是一个亡命之徒，他纠集了四、五十个鬼子，象没头苍蝇一样左冲右撞，终于被我们的战士当场击毙。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五百多日伪军被我全部包围。一营击退了敌迂回部队，迅速从右翼包抄了敌人；团直、教导队和二营从正面猛攻；已经进至太平庄的三营，听到后面的枪声，立即从原路返回，掐断了敌人的退路。为了迅速歼敌，全团各战斗连队逼近敌后，全部投入了白刃格斗。此刻已是战斗最激烈的阶段，整个战场几乎听不到枪声，只有战士们的喊杀声和刀枪的碰击声，一阵紧似一阵。道路上草棚周围、交通壕内、青纱帐中，到处都有我们的战士在与敌人搏斗。人称“飞将军”的著名战斗英雄陈福田，在车桥战斗中只身爬上敌人的碉堡，掀开顶棚往里扔手榴弹，在这次战斗中更是勇猛过人。他冲入敌阵后，一连刺死两个敌人，自己身负重伤，这位钢铁般的勇士仍然坚持战斗。当他用尽全部力量刺死第三个敌人时，由于伤势过重壮烈牺牲。二营六连的司号员黄七，在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用他响亮的冲锋号鼓舞着全团战友奋勇杀敌，而自己却被两个鬼子同时围困，他临危不惧力斗二寇，当他刺死其中之一，自己却被另一个鬼子刺中，不幸光荣牺牲。这次战斗中，许多优秀的战士献出了生命，三

营副营长吴景安，带领九连一个班与鬼子一个小队遭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们以一当十，死死咬住敌人。吴景安胸部中弹后，仍然顽强地指挥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所带领的一个班战士，也和鬼子拼了个同归于尽。

参加战斗的还有附近的游击队、民兵和群众。他们一听说是老七团——“老虎团”回来了，都纷纷赶来援助。他们有的用大刀、铁叉奋勇杀敌，有的救护伤员、运送弹药。这场恶战一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将日军加藤中队和伪二十六师一个大队共五百余人全部歼灭，还活捉了十四个鬼子，而我团却付出了九十三位战友的牺牲代价。

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迅速清理了战场。把部队中的重伤员转交地方党组织，又分头把缴获的战利品及敌人的部分武器装备，分发给地方部队、民兵和人民群众。一切工作处理完毕，已到黄昏时分。我和彭德清同志商量后，决定立即转移。晚上八点钟，全团向东南方向，四分区所在地的宜城镇继续前进，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在整个苏中地区的反“扫荡”斗争中，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在四分区司令员（兼三旅旅长）陶勇和政委吉洛（姬鹏飞）的直接领导下，在敌人的“清乡区”内，神出鬼没，来去自如，打了不少胜仗。使日寇闻风丧胆，有力地支援了当地军民的抗据斗争，打乱了敌人的整个“清乡”计划，为实现新四军总部提出的将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地区连成一片的战略方针，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如中遭遇战”，创车桥战役后的又一大捷，受到新四军总部首长的通令嘉奖。全国解放后，又将此战载入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册。

（张剑秋整理）

## 先父英灵笑九泉

——蒋雅南投身革命，抗战捐躯，被迫认为革命烈士

蒋壁君

编者按：蒋壁君同志是长期在本县工作的中学教师，她的父亲蒋雅南系南通县人，黄埔军校十期学生，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

1987年8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蒋壁君同志为此投稿本会。

原稿曾对其父亲的平反昭雪之事与黄埔军校同学会及其有关会员书信来往，作了详尽的回忆，并表示了尊敬和感激之情。原稿中还记述了省、市、县民政、优抚部门办案、结案的过程。限于篇幅，选用时作了必要的删节，现刊印于后。

我的父亲蒋雅南系南通县刘桥镇刘海桥村人，1909年出生，1929年在刘桥小学任教。此时由于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具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看到那时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封建军阀，长期混战，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一心愿考黄埔军校，尽力挽救民族危亡。因该校在思想、学历、体格上，均有严格要求，故他决心抛弃自己的温馨家庭与职业，1931年又去南通崇敬中学就读，毕业后于1933年下半年投考黄埔军校。父亲品学兼优，笔试、口试皆已合格，但他身材较矮，唯恐体重不够，不得已而在衬衣袋里放了一块石砚，腿上绑了一些铅，这样终于考入黄埔军校。进校后，除学习正

常功课外，所受训练十分严格。听母亲说，父亲在训练期间，经常到沙滩操练，军官偏要在潮汛来时，命令冲上前去，或匍匐前进，把潮当敌人。不喊立定或向后转，仍需大步向前，还经常跌打滚爬，弄得满身泥泞，污水汗水再也分不清，他们象水沟里爬出来的泥鳅一样。但大家不以为苦，总是乐乎乎地谈起，谁冲得最快，谁走在最前，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他为了把黄埔学到的军事知识尽快地普及到群众中去，每次放假回家，都宣讲革命道理，召集乡里的青年传授射击、刺杀、卧倒等基本军事知识和操作技能，同时又去刘桥小学向五、六年级的同学讲革命道理，传授军事知识，培养他们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思想，教育他们，学好本领，保卫祖国。

1936年，中日关系已在不断恶化，形势越来越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侵华日军多方制造事端，到处挑衅，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治中将军看到形势严重，积极做了一些准备。那时，我父亲军校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国民党八十七师任排长，驻扎在常熟、梅李、福山、江阴一带，率领士兵大练杀敌本领。因为我是他的独生女儿，他怕我受家庭的不良影响，把我和母亲带在身边，不读“四书”而上小学。上海是我国的经济动脉，系着世界观听，但沪上武力仅有保安团队。守土非易，张将军认为必须在事变之初，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故1937年“8·13”事变前夕，父亲即奉调往淞沪前线准备参战。因时间紧迫，他急忙把母亲和我送回老家。那时我已九岁，记得父亲送我们是从江阴绕道行走的（因长江已封），把我们母女送到半路上的石庄，他叫母亲带着我慢慢摸回家，而他匆匆返队。分别时，父亲突然把我紧紧抱住，双眼流着泪，不住把我亲吻，

而后他一言不发，就此离我们而去。母亲和我当时哭得象泪人儿似的，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相见哩？可是父亲为了民族的存亡，毅然丢下妻子、女儿，奔赴淞沪前线参战。不幸他在上海大场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父亲牺牲后，他的勤务兵就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内容大意是：蒋排长与日寇恶战三天，中了三弹，已经光荣阵亡。接到此信后，母亲和我悲痛欲绝，伤心至极，但国民党军队连一封报丧的信也没有，更谈不上慰问和抚恤，把爱国志士视同草菅不如。在旧社会，我年幼无知，母亲又呼告无门，无数怨苦都只能积郁心中。父亲的壮烈牺牲就这样不了了之。

1950年我从女师毕业，分配来如东工作。由于过去侵华日军，敌伪经常骚扰，战事纷繁，家中物件失落甚多。父亲毕业凭、同学录、照片、父亲阵亡后勤务兵的信件均告失毁。在新社会因一无凭证、二无人证。我想父亲虽为国捐躯，壮烈牺牲，可是长期以来始终无丝毫为父鸣冤的依据，所以我只能默默自哀，郁郁寡言，别无他法。直到“文革”期间，“四人帮”猖獗，因父亲的问题，我受到株连更甚，累及母亲、丈夫、子女全家，因此心情常不平静。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凡是冤假错案一一拨乱反正，政治清明，国家兴旺，人民欢乐。尔后黄埔军校的同学会又告成立，我欣喜莫铭，认为从此有路可寻了。那时母亲已因病去世，在我的印象中只知父亲系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生，他的司令官是张治中，八十七师的师长是王敬久，其余的情况就一概不知了，我坚信党是会把先父的问题弄清楚的。于是我壮起胆来写信给徐向前元帅，（因为他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长），询问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生中是否有蒋雅南这个学生。

1985年12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给我来信云：“已查同学

录。你父蒋雅南系黄埔军校第十期一总队步三队毕业生。他的名字明显地刊在该队倒数第二位。”在此情况下。我于1985年底写信到广州黄埔军校同学会函购了一本《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册》，在册上找到第十期毕业的伯伯共六人。于是我一一写信要求伯伯们如知道父亲情况的请写回信给我。

真是人间确有真情在。我先后收到高存信、蔡炽甫、慈巨圣、刘庸诚等伯伯的来信和证明。曾任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全国政协委员高伯伯来信说：“令尊是十期步三队这是可以肯定的，在淞沪抗日作战殉国。这也是实际情况。”现在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我父亲的同学同事慈伯伯在证明中指出。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时，他和父亲都随八十七师奔赴淞沪战场第一线参加抗日战斗。在大场浴血奋战中，目睹父亲壮烈牺牲。现在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刘伯伯证明我父亲在淞沪第一线血战中，舍不顾身，英勇杀敌。不幸壮烈牺牲。后来中共中央统战部、省优抚局、市政府、南通县民政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进行调查。终于在1987年7月江苏省政府批复，尔后又于同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正式追认蒋雅南为革命烈士。

1937年到1987年整整五十年，我的父亲蒋雅南终于被确认为壮烈牺牲，追认为革命烈士。他老人家定会以他生前投身革命，抗战捐躯，生后被追认革命烈士而感到莫大安慰，含笑于九泉。我也为此深深感到党的温暖，老黄埔伯伯的深情，地方党政部门的关怀。我愿以有生之年继承先父爱国志，不负党的一片恩。

·更正·《如东文史稿选》总第1期上《刘季平同志生平》中“双甸乡石坝村”应为“双南乡石坝村”。